

那天结束了上午的课，天气也好，正好在回公寓愉快的路上，接到了这个男人的电话，告知我发生的事情，着实让我吓了一跳。果然，他就是天生爱破坏气氛呢。之后我着急地赶到医院，只见他一脸陪笑地抱歉对我说，抱歉，让你担心了。只是崴到了脚踝而已。我有些不高兴，诧异地质问了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个男人云淡风轻对我说：啊no，就看到一个人的东西掉落了，捡起着急送过去，结果出糗地摔在失物主面前了。说到这里，他自讽地笑了笑，然后又轻声道了歉。这个男人，真的是很让人无奈无语，他真的是很卑鄙，对这样的事情夸奖和批评的话我都说不出来。不过呢，怎么说，那副无所谓回报却付出着的样子，有些小帅气。是嘛，是这样的。我得承认，他是温柔的。偏偏，这个男人经不起表扬。大学的课因为崴伤只能请假，在公寓里休息的这段时间，时不时嘴里念叨着：崴脚某种意义上也是好事呢，甚至连家庭主夫的事情都不用做了，乖乖等吃等睡就足够了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有些苦恼地揉了揉太阳穴：这个男人真的一点都没进化啊。甚至白日做梦呢。今晚吃完晚饭后，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节目。啊，靠在他的肩膀真的很舒服呢。最近有点累，好像有点困了。稍微，稍微眯一下眼吧。

## 分割线

她睡着了，果然，最近累坏了吧。她熟睡得像只小猫，猫可不应该睡这里呢，该睡窝里。不忍叫醒她。话说，最近给她麻烦了吧。虽然没到医生嘱托能自由走动的时间，但是估计痊愈得差不多了，也该告别单脚蹦蹦跳跳的走动方式了。我轻轻地把雪乃抱起来。她很轻，看着她可爱的睡颜，着实让我有点害羞。果然，医生是对的，脚上传来了一丝的疼痛。不过，我倒是不在乎。把她像宝物一样轻放在床上后，帮她盖上被子。想到这些日子还是麻烦到她了。于是，轻声道了声歉：抱歉，晚安，Yukino。随手，拆掉了绷带。

## 分割线

醒来，有些安心，又有些违和感。我想不起来，我是靠在他身上睡着了吗。身边的床褥已经不见人影了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推门走出卧室。我诧异地发现他在准备早餐了。回头，听到动静，他发现我已经起床了：早安，Yukino。我也向他道了早安。我突然注意到了，他把绷带拆掉了。我知道医生告知痊愈的大概日期，但也没这么快吧。我小声开口问了：你的伤还没完全好吧？他一边小心翼翼煎着蛋，一边自顾自苦笑回答我：大概，差不多好了呢。你看，不是给你添麻烦，什么忙都没帮上。抱歉。说完，转头对我歉意赔笑。是这样的，他果然是温柔的。我走到他身后，抱住他，脸贴在他背上，就像我一直依赖着他一样，我轻声说了句：笨蛋。这个人，这个人，为什么总是这样呢。像笨蛋一样，却是个让我深深着迷的笨蛋。他有些害羞不安扭动着身子，嘴里抱怨着：怎么了，大早上的。我应该知道他脸上的样子，一定是脸红的模样。对了，等等我得给他敷药重新把绷带包扎回去。他必须得听我的。

